

桥头的夏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军

藤子沟水库边的那些椅子，想必是有意这样设计的——椅面正对着水，背后是树。人一躺下去，身心就放松了。

没人说话。不是约好的。山里的静有一种排他性，你若开口，倒像搅了它。

时间像是旷了工。房屋是静的，库水是静的，水里倒映的山也是静的。几团乌云在后头兜着太阳，那太阳也懒，不肯挪半分。瓦屋四周的稻秧，土埂上刚背上红缨帽的苞谷，菜畦里成双成对的嫩豇豆，都像小憩的人，各自守着闲适的姿势。

偏有蝉，太不识趣，一阵一阵，此消彼长，不歇气地给这山野唱催眠的调子。可我渐渐觉得，那连绵的蝉声不是噪音，是这片山的目击证者——太静的地方，总要有有什么响动替它做证，不然静就要塌下去。

闷热是午后的本分。躺够了，有人说，起来走走吧，不然白来。

我们就慢条斯理地起身，沿水库岸上的小径走。路是新修的，修得考究，沿途没有一处碍眼的东西。

桥头在石柱中部、龙河上游，因一座古桥得名，离县城20余公里。这条山沟里，散着巴盐古道的遗存，埋着土司、驿站的旧事。据当地石刻记载：桥头建场于天德二年（公元944年）；明洪武四年隶属丰都县，位居川鄂驿道隘口的沙子关场，设立巡检司，管着这一带的盐路与税口；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，从丰都县划出，桥

头乡隶属石柱县。2009年12月，桥头乡撤乡设镇，改为桥头镇。这些，是我后来翻材料才知道的。那一年夏天，我只顾着赶车。

头一回走桥头，是2000年的夏天。去收一笔旧账，目的单纯，在场镇老街上走了一遭，掐着点赶回县城的末班车。午饭没顾上吃，空着肚子打了个来回——出门时是早晨，回来时天擦黑。那回的印象，无非是石桥有古意，场镇很破旧，路是土路，满街烟尘，跑累了想痛快地喘口气，还得捂住鼻子。

20多年后再来，脚下的土地竟认不出了。

昔日坑洼狭窄的老街，成了平整洁净的街面。曾经低矮错落、墙面斑驳的砖木老屋，有的留了旧形制，有的翻成了雅致的民居，青瓦灰墙，檐角刺向蓝天，竟有一种不肯低头的气势。沿街多了文创小店、民宿、农家餐馆，门前花草都打理得清清爽爽。杂乱拥挤的乡场，终于透出了气息。

我没有用“焕然一新”，因为真正让人放心的，恰是那些没变的东西——老街的走向没变，桥头的位置没变，屋后那几棵老树，连树形都还认得。

变，是从水开始的。从前的龙河支

流，只是一条寻常山溪，清浅，无韵，两岸也平淡。水库蓄成之后，一汪碧水聚在这里，山才得了灵气。晴日里水面映着天光云影，风一过，满湖的山色就碎了；阴雨天薄雾漫过湖面，山与水的界线也漫开了，只剩一片苍茫。山因水而秀，水因山而柔——这是老话，可置身其间，你会承认：它说得对。

但这变化里面，有一件东西是不该变的。瓦屋村一带的老院落，修得用心，木窗格仍是旧式样。可我在老街上找那座石桥，找了半天——桥还在，桥面是新的，被雨水洗得发亮，踩上去一点不滑。

乡村振兴的春风吹到这里，首先吹响的是路。从县城新修过来的旅游公路，把沿途的青山、村落、湖景串成了一条线。昔日颠簸的山路，成了坦途，村里人出山，再不必去赶那唯一一班客车。接着是产业，是文旅，是瓦屋村那些写生点位、民俗景观、被盘活的旧院子。闲置荒芜的土地、废弃破败的农房，一间间成了民宿，成了院落，每一处都收拾得干净利落。

我还记得那年赶车，路边的苞谷秆比人还高，风一过，绿浪就翻到天边去。车颠得厉害，我怀里揣着收回来的那点钱，怕人偷，一路没敢合眼。如今这条路上，

车开得平稳，路边停了不少外地牌照的小车。

那天中午，我们在水库岸边一户农家吃饭。男主人不到五十岁，热情、实在，做了一桌菜：老腊肉、泉水豆花、炒茄片、凉拌豇豆——豆角掐得整整齐齐。他早年在外地打工，一年到头挣不到几个钱，如今把房子收拾出来，开了农家乐。平常生意不算好，周末、节假日人稍多些。他不着急，说：“总比出去打工强。‘出门一日难，在家千日好。’最起码一家人能在一处。”

我忽然觉得，这就是我要找的烟火。

它不在规划里，不在方案里，不在任何一个文旅品牌的口号里。它在一碗豆花、一间空房、一个不肯再出门打工的土家汉子手里。

临走时，那一排刚挂上红缨帽的苞谷，像列队的迎宾，静静地目送我们一行。车子开出很远，蝉鸣还追着。回头看，那些椅子还坐着人，正对着湖水，准备舒舒服服躺下去……

那才是烟火。



秋华灼灼，不负金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赵式

世人总爱颂春的繁花似锦，赞夏的花木葱茏，叹冬的寒梅傲骨，却常常忽略了秋的温柔盛放。秋从来不是萧瑟凋零的代名词，而是沉淀过后的丰盈与绚烂。秋是五谷丰登、瓜果飘香的丰收之季，亦是百花从容绽放、吐纳芬芳的美好时节。一簇簇、一丛丛秋花缀满枝头、铺遍街巷，为澄澈辽阔的金秋染上斑斓色彩，让丰收的原野多了几分温婉诗意。

若论金秋第一花，当属菊花。菊花位列“花中四君子”，携一身清骨傲立秋风，亦是享誉世界的“四大切花”之一，凭清雅风姿与坚韧品性，独占秋日风华。

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倾心菊花，留下千古绝唱。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写出菊花隐逸淡泊的风骨，让秋日赏菊多了一份超然心境；孟浩然的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，道尽人与秋菊的温情羁绊，寥寥数字，便藏着秋日最

温柔的期许。萧瑟秋风中，菊花不惧寒霜迎风舒展，在万物敛藏的季节，绽放出独有的从容与坦荡。

年年秋至，赴一场菊展之约，早已成为我秋日里不变的仪式。令我最难忘的，是前年重庆市第二十六届菊展的盛大景致。本届菊展以“菊韵巴渝·花漫南山”为主题，落址于南山植物园，十万平方米的展区繁花铺就，景致纷呈。六大展区错落排布，十大主题景观精巧别致，一步一景，皆是秋光盛景。展会汇聚千余个菊花品种，其中六百余种精品菊花惊艳亮相，二十万盆菊花与十万盆草花相映成趣，异彩纷呈。金黄的金背大红雍容华贵，淡雅的紫玉菊清逸脱俗，挺拔的全香冲天菊傲然挺立，繁茂的千头菊团团簇簇、烂漫盛放。还有匠心打造的双龙迎福、海豚踏浪、流水花镜等造型景观，将菊花的柔美与园林的雅致相融。

如果说菊花是秋日的风骨之花，那桂花，便是藏在我童年记忆里的温情之花，它与我结有不解之缘。桂花从无艳丽夺目之姿，细碎的米黄色小花隐匿在层层翠叶之间，不争不抢，却以缕缕沁人心脾的幽香，承包了秋天的温柔。儿时秋日，最期待的便是跟着母亲来采摘桂花。微凉秋风里，满树桂香浮动，轻轻摇晃枝头，细碎的桂花簌簌飘落，落在掌心、落在衣襟，满是清甜。母亲将收集的桂花细心晾晒、妥善封存，待到冬日，

便用来制作汤圆馅料。软糯的汤圆裹着清甜桂香，入口绵密香甜，一缕桂味萦绕舌尖，那是童年最纯粹的秋日滋味，也是岁月最温柔的馈赠。

桂花不仅藏着烟火暖意，更有着千古传说，在我心底留下深刻印记。幼时第一次登台表演，我便讲述了桂花仙子的古老传说。娓娓道来的故事，裹挟着淡淡的桂花香韵，打动了评委与观众，意外收获了奖项。自此，桂花于我而言，不再只是秋日的寻常繁花，更是承载着童年勇气，记录成长点滴的温柔信物，每一缕桂香，都是时光留给我的温暖馈赠。

秋日繁花，各有风姿，木芙蓉便是最具新意的一抹秋色。它不似菊的坚韧、桂的绵长，独有一种朝开暮落、日日新生的通透与鲜活。清晨薄雾中，芙蓉花盈盈绽放，粉嫩花瓣带着晨露的清润，温婉雅致；日暮时分，悄然凋零，不恋枝头繁华，待来日晨光初露，又以全新姿态盛放如初。日日花开、日日新颜，岁岁秋来，岁岁盛放，这份告别过往、奔赴新生的通透，给人连绵不绝的力量，为萧瑟秋日注入了清新灵动的气息。

街巷之间，最热烈的秋花莫过于一串红。成串的红红小花层层叠叠，簇拥挺立在秋风里，热烈鲜活，明艳夺目，似一串串燃烧的小火炬，照亮了秋日街巷。每当街头的一串红次第盛放时，我便知晓，深秋已至，时序将尽。它没有娇柔姿态，自带热烈喜庆的氛围感，为丰收的秋日添了一

抹红火暖意，昭示着岁月丰盈，岁岁安康。

春日繁花烂漫，恣意张扬，是万物复苏的热烈；夏日花木璀璨，热烈奔放，是生机盎然的盛放；冬日寒花含蓄，隐忍内敛，是岁末沉淀的温柔。而秋花，兼具风骨与温情、清丽与热烈，是独一无二的丰收之花、吉祥之花。

秋菊傲霜，坚守风骨；桂香绵长，浸润烟火；芙蓉新生，自带清欢；串红热烈，装点丰年。万千秋花次第盛放，簇拥着金秋的累累硕果，在清风暖阳中静静绽放。它们不与春花争艳，不与夏花争辉，独守一方秋光，以从容姿态迎接丰收，拥抱岁月，让秋日既有山河的壮阔，亦有繁花的温柔。灼灼秋华，不负秋光，不负人间岁岁丰盈。

